Arca：无身体的生物学之噪声

Aldo Poblete Varas
2026年11月24日

在参数之外，仍在陌生地形的地平线之内。矿物的绿，死寂的褐，蔑视那一路追踪我们的邪恶帝国的原初地层，因为我们已是硅的自然，是技术世界纯粹的新异。一个变性的基特勒。一则由不相称的材料和力比多的耻辱构成的虚构，从机器制造更新的确信的实验室里某个失落之处被打捞出来，漂在一个文明的梦腐烂的池塘里。就在那奇异的梦里，身体作用于自身。时间的终结已被太早宣告，Arca 这才到来。一段耗尽的前奏的旋律，一方反复打底直至什么都无法附着的画布。准备取代了最初的执行。通行成了道路。动词走出利润的范畴，归结为喧嚣和一纸陈腐的超人类主义胜利宣言。

我们把话挑明，宽恕自己的贵族式罪孽，人类境况的密度则在无声中扭曲变形。人之为人，变成各种托辞的奇异汇聚，在一个由数字、未经加工的物质和情动支配的现实中铺展。为了省事，也因为对那些曾经召来大海的文化形式厌倦至极，我们把这些情动吞咽下去。经由 Arca，这份倦怠破裂了。黑暗化为生命的液体，摧毁驯化了的感官性。在这里，它化作圣雨从地里升起，一片幽暗，足以击碎所有背朝一个以自身为投机对象的社会的迷宫、仍然矗立的事物。资本与神秘主义的谵妄悬在漂流的鼓机和合成器上方。鼓机和合成器吐出生成声音的算法。在移调后的人声断裂和坍塌的金属打击声之下，一切仍浸在维系生命、使连接成为可能的 LCL 里。电缆径直插入脊髓，撬开躯干，直到器官，或器官的残余，暴露在外。

这是冷峻而审慎的意向性的音乐。一声祭司般的叹息，面对趋向裸露器官之狂喜的外熵主义冲动的严密机制。以路西法的方式操弄界限。来到这些思辨洞穴的入口，救赎和批判纷纷剥落。里面，音乐与时间消失在无穷小演算里，消失在等待彻底破裂的电脑机壳里。这不是另一场可供当代艺术礼貌抽身、撤回自身存在之力的代理冲突。只有从这道门槛上，才能说清这个房间里的种种黑。带光泽的黑，收藏着获准做的梦的图书馆，由万花筒般的异星质感喂养，散布在一片刻有一部普遍罪行史的地域上。从《*Mutant*》到整个《*Kick*》系列，这是身体的音乐。在这里，幽闭变成一首狂乱的诗，过载的感官之间一场高烧般的对话。

在 Arca 的音乐里，断层线从两者之间穿过：一边是密谋反对智能的邪恶生物学，另一边是一股幻景般的力量的残余，它拒绝在文字和概念中重塑自身。谵妄早已是纯粹的数字图式。每个有机体既是专事自动繁殖的生物性残余，也是最阴森的机器幻象所生成的一整场清算蜃景。它穿过从像素中流血的疾病，穿过边缘的幻想，穿过锚定于某片地形的主体们构成的法证奇观。在那里，声望与生物学背转身去等待，准备被拖到帷幕前。在那里，混凝土若不自毁，遗骸便不得安息。音响性退去，仅剩对身体残骸之奇观的全然屈从，如同一轮困在芯片里的带磁性的红月。加利亚诺仍能走过那条秀场跑道，将黑曜石面具封在为了容纳它而建的房间里。

Arca 在句段的边缘。一种属于开端时代的宗教：一阵黏稠的噪声自时间的源头涌出，凝结，只为在今天沸腾而溢出。